

夕陽箫鼓

• 邢凤藻 著 •





邢凤藻 著

夕陽箫鼓

漓江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夕阳箫鼓》是中年作家邢凤藻致力数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。

该书写的是T城出版社编辑姜晓峰，因“政治问题”致使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欢腾的流水》始终得不到出版。后结识了一心向往城市的山村姑娘常春梅，两人心室相通，常便剖肝沥胆，为之李代桃僵，以此对时势的反抗和讽刺。没想到常春梅的“作为”被“首长”赏识和利用。于是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此覆亡，造成一个社会性的严重悲剧。……该书以丰富的情节和真实的细节，生动地再现了那个动乱年代人们反常的政治面貌、心理状态和社会风情，深刻地揭示了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际遇，成功地塑造了编辑、教授、评论家、演员、工人、政工干部等众多不同类型人物的形象。内容丰富深刻、情节曲折跌宕、故事惊心动魄，是迄今为止揭露“文革”给人民造成无尽灾难的独具艺术眼光的作品。

夕 阳 箫 鼓

邢 凤 藻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9 插页2 字数441900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5,100 册

书号：10256·159 定价：3.70 元

题 记

这首古曲我曾欣赏过无数次，总以为它是描绘落日余辉的晚唱。细细品味，那琵琶的铿锵，那丝竹的委婉，那钟鼓的深沉，不也正是在迎接红日喷薄欲出新的黎明的到来吗？

1954/08

目 录

第一章	山村姑娘	(2)
第二章	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	(65)
第三章	心事浩茫	(163)
第四章	风尘叹	(311)
第五章	客京华	(417)
第六章	剩有文章	(495)
尾 声		(598)
后 记		(602)

第一章

山村姑娘

这是一个极为宁静的山村，它座落在古渔阳境内。现在的名称叫做三百户公社九百户大队。其实呢？连鳏、寡、孤、独全算上，也超不过五百户去。之所以都这么叫，那是历史上遗留下的缘故。

这个山村，背靠红花山，面对雕头山，东依石头营，西傍果香峪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山村。一条雕翎河，从雕头山上穿山而下。从山下看去，山峦叠山峦，竟象十几面屏风，遮遮掩掩挡住了这雕翎河的面貌。夏日季节，倒也显得气势磅礴，风景秀丽。只是，这山上的水并不多，除雨季来临，在山下形成滔滔大河之外，其它三季，都因山水不足而使雕翎河只能发出潺潺的流水声。也正因为这雕翎河水少，反倒使这偏僻的山村，形成渔阳境内奇景之一。俗话说好得，渔阳五景巧，秦关汉台晾甲高，更有元真和尚庙，莲花桥下常放雕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：这里有秦朝建立的关卡，有汉朝留下的古战场，有薛仁贵征东的晾甲石，还有清朝元真和尚的古寺——元真寺。而最巧的要算是九百户的这座莲花桥了。什么叫莲花桥呢？它不是什么石桥，也不是什么木桥，而是指雕翎河上参差排列的十几块奇形怪状的汉白玉石头。每年汛期一过，雕翎河穿村而去，只留下一曲潺潺清水，清波为叶，白石作莲，人们

蹦蹦跳跳地踏石过河，煞是一番别样风景。天长日久，人们就称这水中大大小小的白玉石为莲花桥了。为这名儿，虽说是在这文化大革命中间，不兴玩花弄景，倒也引来不少借故而来的游客。人们对这座出名的莲花桥虽不能尽兴，但也不自来，倒有叹为观止者，那就是出名的雕头山了。

雕头山，山高林密，山尖形似雕头。传说成吉思汗当年西征从这路过，曾挽弓射雕，十几箭射中，那雕竟头不低垂翅不落。爬上山顶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天然形成的石雕。为了证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，有人竟说，至今雕头上还残留有十几个箭洞。有好奇者，不弃数日之功爬山去看，见果然是真，更觉神奇。其实呢？那洞洞却是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大扫荡时，放枪放炮打下的。那时，这里是我军的敌后根据地之一，实力很强。就因为这个，敌人竟三次血洗雕头，历史上曾留下出名的雕头山大惨案。可见，那雕头上留有弹洞是不虚的。

这话扯得远了。拉回来道。扯这么多干什么用呢？不过是言其地处偏僻罢了。何以见得？看，由于雕头山阻隔，这里却只有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与山外相通。那山路多处近乎直角的弯处，使得馭手揩汗叹止。因此，山外很少有人进来，山里也很少有人出去。这样一来，原本就偏僻的山村，就显得更加清冷死气了。

就在这清冷死气的山村里，今天居然山外有人到这里相亲了。这就是常老皮家。

常老皮匠叫常德义。提起此人倒也有些说处。据说他的爷爷曾在清室点过翰林，后因参与变党被株，家道从此败落。虽如此，常老皮生下来后，倒也过了一、二十年的败少生活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当在京都最后一座房产园林卖尽时，他只好自谋生路，认了个师傅学起做皮鞋的手艺。三十岁上抗战胜利，听

说家乡变了样子，就腰揣一套纳鞋的工具回了村。穷得山粒子上找食吃的雕头山下，哪里有皮鞋可纳？从那时起，常德义就又种了地。有道是，艺不压身嘛。就因为他有纳鞋的本事，工余灯下，冷窗灶前，他也还为别人纳鞋。当然，凭着他在京城学的手艺，纳出鞋来是绝没有山气味的。谁都清楚常德义的家底儿，也都明白他是吃过见过的人，不单十里八里，就是房前屋后，街里巷外，也没一个拿爬山鞋请他纳的。经常请他纳鞋的，除姑娘出嫁、儿子娶媳之外，再就是方圆百里的高门大户、有钱人家。或大车接，或小车请，也还觉得买不下他那绝妙的手艺。就为这，常德义虽身居穷山，却显不出受穷的样子。凭着一根针，一根麻绳，不但置下了足够住的房子，足够种的地，还一拉溜养起了六个儿女。常老皮是雕头山的殷实户，谁也对他佛儿似的敬着。按理说，象他这样家大业大出身的人家，对人该是腆肚挺胸的。然而却不，这些年来，雕头山的男男女女竟没一个人见过他吹胡子瞪眼。别的不提，就拿请他做活来说，活做完了任你给仨给两，他从不计较。不但如此，每当他坐在门前做活计的时候，过路的大人孩子，无论谁的鞋子开了绽让他看见，一定要给你缝上两针。为此，雕头山的人对他就更添了层好感。老年人亲他，青年人敬他，同辈人服他，再加上他经常能把那自家的身世，京城里的掌故、轶事、古迹讲上一段段，就更让人感到他不单是个手艺高超的皮鞋匠，还是个知识渊博，评说古今的能人。为这，他的地位竟比村长、支部书记还高一层。

其实，常老皮并非生就如此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个极其阴恶怪吝之人。在北京耍手艺那阵子，你少给他一个子儿，他会在鞋上少给你缝几针。他这种钱似爹、财似娘的品行，雕头山的老一辈人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很象他爹。不过，他

后来突然变了性子，一反成了舍财施义的绅士了。常言不是说，江山好改，秉性难移吗？常老皮可不，他竟是在一夜之间变了秉性的。要问缘由，就得提起一段真实的故事。

这还是他从京城乍一回到家乡时候的事。

那时，他除了会纳鞋之外，从京城还带回了另一手绝妙的手艺，这就是自己嫁接香水大蜜桃。据他自己说，这是年轻时他跟自家的花把式学的。其实，知道根底的人心里清楚，他家祖上的几座花园，在他出生前就都官收私卖了，哪里还有自家的花把式？这嫁接的本事，不过是后来他经常出入高门大户给人家做鞋时，跟人家家里的花匠讨来的。闲不闲地又伸手给人家帮过忙，自己也就记在了心上。回乡的第一年，他便在门前不远的地方栽种了一片桃园，并且偷偷摸摸地都用一个稀有的品种嫁接上了。谁都知道，这穷山沟里是结不下好桃子的，因而，人们见了也没大在意。俗话说，桃三杏四。到了第三年头上，雕翎河边可就出了奇迹：常老皮家桃树，棵棵都结下了小茶碗大小、雪白的大蜜桃。一里地外能闻着香味儿，几步远就能觉出甘甜。这一季桃子，他竟赚下了一年的收入。这光景谁不羡慕，纷纷来讨嫁接的方子。可是，任你说出大天来，他只是回答你一句话：“手艺不算高，劈柴自家烧。家家都点灯，就显不出俺家亮了。”

就为此，转年这里就又出了段奇闻。

这年夏末，正是常老皮家桃子成熟的季节。桃园内外，不断有人扒头探脑。常老皮心下疑惑，怕别人望着他家眼红，起坏心，因而，就跟老婆子商量好，在桃园边儿上搭了个窝棚。桃园距家门虽只有一箭之地，窝棚里也还是不能缺人，因为眼看就该摘桃数钱了。这天，突然山外来了两个人要买桃子。这两个人先是夸耀常老皮的桃子如何好，后来又献勤儿说常老

皮的为人如何厚道。任他们怎么讲，怎么说，一谈到买桃，常老皮一分一厘的价钱也不让。气得这两个人只好紫涨着脸走了。

就在当天的夜里，正当常老皮算计着下了桃能换多少钱，换了钱能办多少事的当儿，突然，听见雕翎河里一阵稀里里里、喇拉拉的声响，这声响与流水不同，象是有什么东西爬上了岸。常老皮怕是来了什么野兽，忙仄起身子望去。他不望还好，这一望可把他吓坏了。只见在一弯银月的照耀下，阴沉沉的雕翎河里钻出了两个水鬼。一个是一身素白，一个是一身漆黑，披头散发，眼如星灯。其中一个说：

“老兄，这回咱哥俩可真得分手了。”

另一个就问：

“咋的啦？”

“嗨！你还不清楚，三年轮一回嘛！我该到日子啦。”

“真的？那……谁来接替你的差使？”

“来，我告诉你。……明天正午，有一个小伙子到这里挑水，穿青裤、着黑鞋，敞胸露怀，挑着一副柏木水管。他来到这里，就是特意接替我的。”

“啊？！真的！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。老兄，你要是给我露出去，我就还得熬三年哪！……”

说着话，两个水鬼稀里哗啦地又钻到水里去了。

常德义是个老经事故的人，又在京城里呆了三十多年，不但这山精水怪，就是那官神鬼蜮他也听了不少。而如今，他还是头一次见着。只吓得他蒙头盖脸，吐出的舌头半天缩不回去，扎在窝棚里再也不敢往外瞧。可也怪，越是害怕不敢往外看，那眼光却偏偏不听使，一个劲儿地往外瞟，看看这个山头

象是有鬼，看看那个山头也象是有鬼。风吹树叶一响，吓得他缩成一团儿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所庆幸的是，这一夜再没有发生其他事。

天放明，常老皮才回家睡了一小觉，接着又奔到这园子里来。

照往常，白天这园子里不用他亲自来，多数是儿子、媳妇、老伴替他。可是，今儿个他死说活说非要亲自来。为啥呢？他有心事啊！

“那水鬼说的话是真的？今儿个果真要有个小伙子让他拿了替身儿？……”

他坐在窝棚里，直勾儿着两眼看哪，看哪，等待着那最令人恐惧时候的到来。

眼看太阳升到头顶，正午了。常老皮果然望见不远的山坡上走下一个人来。只见来人穿青裤，着黑鞋，敞胸露怀，挑着一副柏木水筒，嘴里哼着小调儿，悠闲自在朝雕翎河边儿走来。竟与昨夜两个水鬼说的分毫不差！常老皮心说，水鬼的话真灵验，果然今天他要在这里拿替身呀！想到这里，常老皮从心眼儿里可怜起这个挑水人来。常言道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常老皮虽生性尖狠，眼见那无辜死者，心里也是为之担忧。那人往前走一步，常老皮的心就拧紧一扣，这一扣扣拧得常老皮心疼。他仿佛看到这挑水人死后那爹哭娘叫、女人嚎、孩子喊的悲惨情景。此刻，他再也不能忍受了。他想，如果不知道倒还罢了，现如今明知他将死而不救，那、那还叫人吗？常老皮本来为的是望望真假，这会儿见那挑水人一步步紧逼河边时，却急得他头上的青筋一蹦老高，慌忙钻出窝棚朝那人追去。那人把水筒在水面上摆了两摆，刚要弯下身去提水，常老皮一步赶到，不容分说，拉着挑水人扭头就跑。那挑水人莫名

其妙，几次追问，常老皮只字不语，只一味地拉着他跑。约莫跑出一里地开外，常老皮才停住脚步，把昨夜看到的、听到的细说一遍。那挑水人一听，连忙跪下磕头，千恩万谢，感谢常老皮救命之恩。

话要简短，单说当夜常老皮又来看守桃园，半夜里又听那河水稀里里里，喇拉拉拉作响，接着又看见那两个水鬼钻了出来。只听其中一个问：

“喂，老兄。你今儿个不是拿了替身儿了吗？咋还没走？”

另一个答道：

“嗨，本来都是定好了时辰的，谁知天机泄露，害得我还得再蹲三年！”

“天机泄露？咱俩说话，没别人听见，谁给泄露的？”

这时，只见前一个水鬼朝常老皮一指，说：

“就是他！这个常老皮！”

说罢，两个水鬼上岸便朝常老皮抓来。常老皮一见，吓得慌忙往家里跑。家里不知出了啥事，只听常老皮神神叨叨地说：

“快，插紧大门！插紧大门！可吓死了！可吓死了！……”

一夜竟无事。待转天太阳升起，常老皮仗着胆子来到桃园时，只见满园蜜桃被摘得干干净净，连个桃核儿也没给剩下。他这才明白，自己是受了人家的捉弄了。

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多么大的损失呀！又是一次多么辛辣的嘲弄和讥讽啊！他真想骂遍雕头山，找遍雕翎河，把偷他家蜜桃的人骂出来，找出来，去打官司，去告状。可是，转念又一想，漫说找不到，就是找到又该如何呢？捉贼要赃嘛！你不认得人家人头儿，又没攥着人家的赃证，谁能认这个帐？说不

定结下仇，以后还会有更厉害的呢！与其如此，还莫如变个法子。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嘛！你若是平日宽厚待人，谁还对你下这狠手？他心里暗骂自己，这都是自己造的孽！“常老皮呀，常老皮！亏你还是见过大世面的，竟连这点儿道道儿没学会。哪怕你抠了屁股唆罗手指头，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呀！”

自此，常老皮果真就改了脾气。外人有事，有求必应；孩子吵架，也先是责怪自己的；遇上钱文斤两一些事情，宁肯自己吃亏，也从不争论。真可谓有“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”的大家之风。

然而，关上门以后，在老婆子和儿子、媳妇面前，他却丝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心思：

“你们都听着，古语说得好，‘待人宽，家平安；好济贫，瓦变银。’以后绝不许你们给我得罪一个乡亲。等着吧，不下十年，他县太爷也得在我脚下称臣！……”

常老皮的办法果然奏效。如今，四男二女，三堂儿媳，四道院子，三进房子，儿孙满堂，家业兴旺。虽说县太爷还没在他脚下称臣，可雕头山下哪一家比得了他家？

他家与别人家从不争权夺势。这些年来，那官差年年却少不了他家。当年乡亲们就选过他当村长，他不干。后来，山里山外都知道常德义家待人是极好的，先是选他家大儿子常春圃去县里学习，接着当了干部，如今成了公社书记；后来，二儿子常春田又选了去当兵，复员后成了县供销社的领导，三儿子常春兴如今在部队上也是个排长，四儿子常春旺眼下在家啥工作不担，只一味地服侍两位老人。大女儿常春桃年轻时就是村儿里姑娘们的领袖，还没嫁出村儿，男方的村儿里，就先给定了公社妇女主任的头衔，如今也是邻近公社的出名人物。眼下，膝前只剩下个老闺女常春梅，今年虚岁刚刚二十一。

这乳名叫梅子的姑娘，本来常老头是不怎么喜欢的。因为，生她那晚，刚好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只大黑公鸡喔喔叫着向他扑来。醒来，梅子就降生了。掐指一算，这年刚好是鸡年。常老皮以此为不祥。说这孩子必成妖孽，因此，从小也不待见她。大概是因为狗儿养的狗儿疼，猫儿养的猫儿爱的缘故，加上他年老惜子，如今，常老皮一年比一年珍爱自己的老丫头了。常春梅也是，这些年出落得不单单那脸似桃花、指似葱白儿，就是那身腰，也象雕头山上少见的白桦，玉玉亭亭的。人们见了她，就象每年清明节看见雕头山、红花岭，没一处不好看。

今天，山外要来人到这山里攀亲，攀的就是常春梅。

据常春圃说，男方是眼下县委副书记刘浩的儿子。这位县委副书记虽然是“三结合”的老干部，人还算不错。对常家也总是另眼看待的。他的儿子刘爱民如今在部队当兵，按常春圃的说法，攀上了这门亲，可算是铁打的靠山。

常老皮一听把梅子要嫁给县委副书记的儿子做媳妇，心里就是一愣。因为，他想起以前自己曾经说过“县太爷也得在我脚下称臣”的话，盘算了半天，心说，这话也许应在老闺女身上。心里一阵喜悦，就应下了。

可这事，春圃通过妈妈跟春梅一提，就不那么顺当了。

常春梅是那石头裹了棉花的性儿，反对任何事情，从来不硬顶。所以，妈妈几次提起这件事情，她总是嘻笑说：“俺不！俺不！”~~没曾想~~，妈妈把孩子的心思误解了，竟把“俺不”理解成~~闺女害羞和胆怯~~、矜持，硬是告诉大儿子春圃，可以让人~~来~~来相亲。

相亲的~~日子~~就在今天。

这在雕头山可是件大事情。甭说是常春梅，就是别人家的女孩子相亲、下订什么的，也还得折腾几天呢，何况这公社书

记的妹妹，常老皮的闺女！更何况男方还是个县委副书记的儿子！

所以，几天前常家大院儿里就折腾开了。先是常老皮指挥着儿子们把四道院子都打扫了一遍，接着，便把那青石板的桌凳，特意安放在了第三道院儿的四棵遮屋掩墙的大核桃树中间，以备待客。儿媳妇们，又都把那几层房子的玻璃擦了一遍，有的花格子窗棂还新糊了毛边纸。与此同时，在县里工作的二儿子常春田，借了辆“东风”小三马儿，大前天就运来了鱼呀、肉呀、菜呀、酒什么的。简短地说，除了没贴红挂绿，扎花结彩，简直跟过年、娶亲没什么两样。

常春梅见了似乎是不知为啥，几次偷偷问小嫂子：“这是干啥？过节？”

小嫂子“扑哧”笑了，用指头杵杵梅子的脸蛋儿，故意说：“可不是过节！过梅子节！”

啊！春梅这一下子涨红了脸。

“俺不！俺不！”

说着，她又跑掉了。

谁知，她的这种表现又被嫂子们误解了。是啊，谁没有从姑娘头儿上过来？遇到这个场合，只有傻子才扯旗放炮地拍巴掌欢迎呢！所以，也都没在意。

直到今儿一早，妈妈让她换上拿出来的新衣，春梅还是笑着不穿，依旧穿上了平日的衣裳。妈妈有些嗔怪啦，可她还是涨红着脸，笑笑说声：“俺不嘛！”跑出了院子。

妈妈追出来时，常春梅跑得没了踪影。老太太还以为她怕羞，扎到哪个嫂子的屋里去了，于是，便没再追她，只等她回来再穿。

可时至中午，你问我，我问你，全家问遍，竟谁也没见着